

鲁迅小全集

鲁迅

小说全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鲁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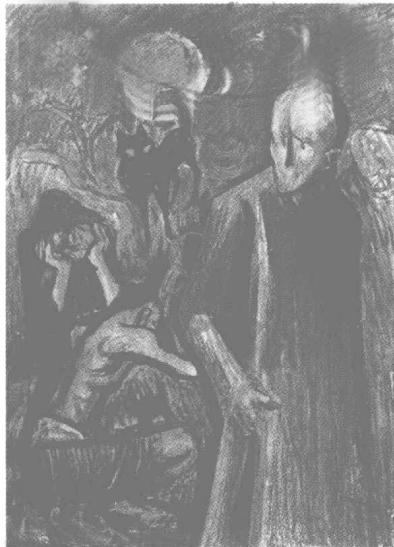
裘沙·王伟君·插图

LUXUN
QIUSHI
WANGWEIJUN
HUATU

鲁迅小全集

鲁迅小说全集

鲁迅 著 裴沙 里伟君 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小说全集 / 鲁迅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9

(鲁迅小全集)

ISBN 978-7-5402-3323-5

I . ①鲁… II . ①鲁… III . ①鲁迅小说 - 小说集 IV . ①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014 号

鲁迅小说全集

鲁 迅 著

审 订 / 王家平

责任编辑 / 张红梅 白利忠

装帧设计 / 小 贾

插 图 / 裴 沙 王伟君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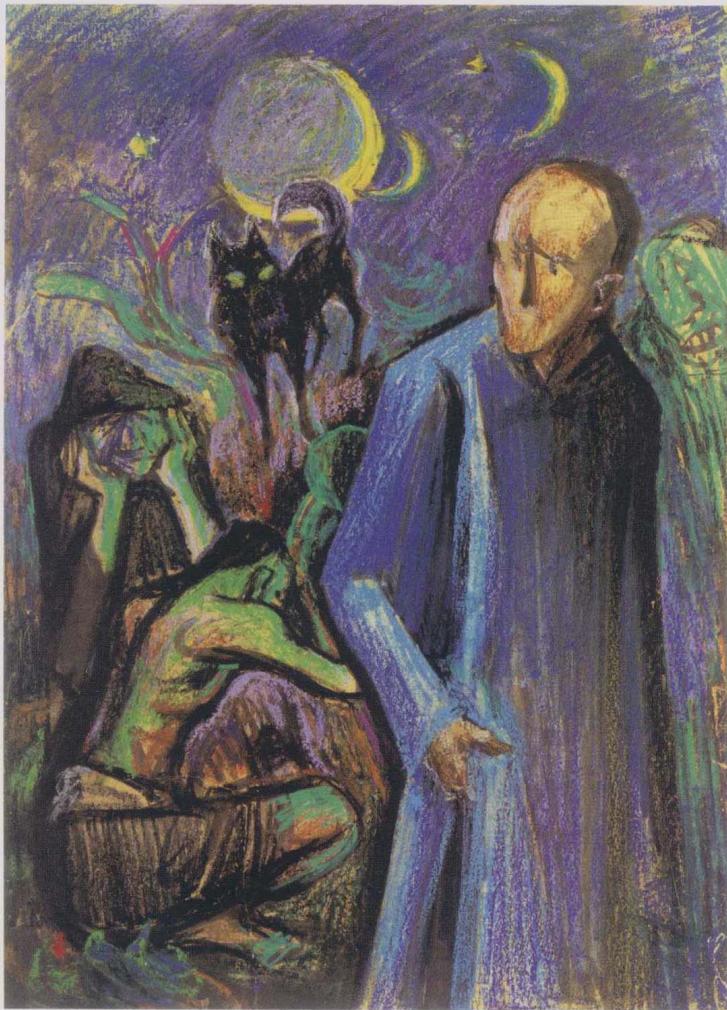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 字数 340,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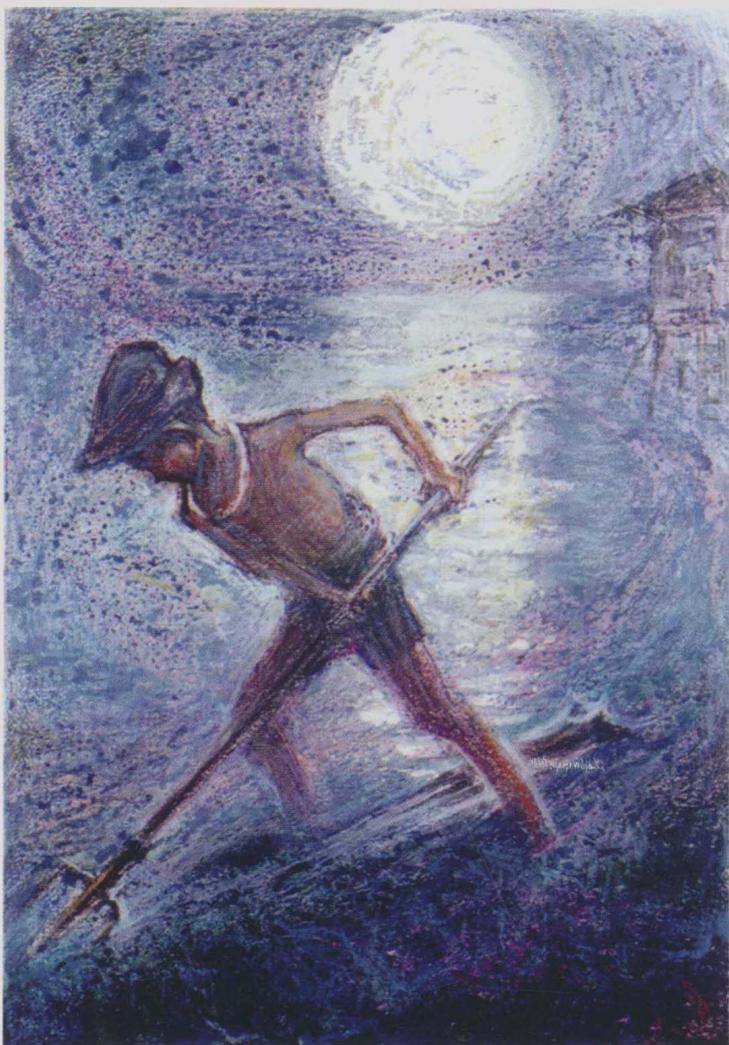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呐喊·狂人日记》

裘沙 王伟君 插图



这少年便是闰土。

《呐喊·故乡》

裘 沙 王伟君 插图



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呐喊·阿Q正传》

裘 沙 王伟君 插图



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深色还是浅色，就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

《彷徨·在酒楼上》

裘 沙 王伟君 插图

出版说明

“鲁迅小全集”是一套为满足读者收藏、研读鲁迅经典著作而辑录的系列作品集。我们紧扣原创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三个编选视角,从鲁迅数十卷大作中,精选出大师的必读原创著作四卷本,分别编排为:《鲁迅小说全集》,《鲁迅散文诗歌全集》,《鲁迅杂文全集》(上下),《鲁迅学术经典全集》。借此“小全集”形式,展现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风采,以飨读者。

编辑体例及特点如下:

一、所收作品皆为鲁迅原创。非原创作品,如译作、古籍丛编等不选。
二、《鲁迅散文诗歌全集》收入鲁迅创作的所有散文、散文诗、新旧体诗,适当收录鲁迅重要书信,包括《两地书》的大部分;《鲁迅小说全集》收入了鲁迅创作的所有小说作品,还附录了“鲁迅论小说创作选编”;《鲁迅杂文全集》精选具备思想性、文学性和史料价值的重要杂文篇什;鲁迅日记等不在编选范围;《鲁迅学术经典全集》重在经典,其学术经典全数辑入,并另选入有学术意义的重要序跋若干篇。

三、各全集尽量保持鲁迅生前所编各集原貌,依写作发表时间排序(个别以阴历记时者,编入时以公历为准)。

四、所选篇目,整篇收入,无删减或节选。

五、作品收入时,字词、句法及繁体字,最大程度上尊重原著原貌,个别错别字后括号内附正确字。

六、所收部分书信、序跋原著无标点,编入时由编者加以句读。

七、文章中外国人名、地名译法(同一人、地名前后不统一者),皆尊重原著。对读者理解困难者,加注说明。

八、全集对文中生僻人名、古籍、历史事件等,请国内鲁迅研究学者、专家加以精练的注释。

九、各全集文前配精美插画。插画由著名艺术家裘沙、王伟君夫妇创作,是国内同类插画中的杰作。

这套“小全集”,从鲁迅原创经典的阅读看,其内容含量堪称“精而全”、“小而全”。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能够拥有、收藏并反复诵读汲取精神文化养料者,即为当代华夏子孙自尊自强的佼佼者。从这一套入门、精读,再去研读十数本、数十本的“鲁迅全集”“鲁迅大全集”,更会彰显读者的学养志向。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先生的创作博大精深,编者虽秉承谨慎笃实、精益求精的态度选辑,错漏、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读者指教批评。

编 者

二〇一三年十月

目 录

呐喊

002	自序	
006	狂人日记	彷徨
016	孔乙己	
020	药	121 祝福
028	明天	135 在酒楼上
034	一件小事	143 幸福的家庭
036	头发的故事	150 肥皂
041	风波	160 长明灯
048	故乡	170 示众
056	阿 Q 正传	175 高老夫子
090	端午节	184 孤独者
097	白光	202 伤逝
102	兔和猫	218 弟兄
106	鸭的喜剧	228 离婚
109	社戏	

故事新编

238	序言	附录
241	补天	
250	奔月	336 《怀旧》
260	理水	343 鲁迅论小说创作选编
274	采薇	
290	铸剑	
306	出关	
315	非攻	
326	起死	



呐喊



小齋全集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

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①，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②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

① 昆仲：对他人弟兄的敬称。

② 候补：清代规定，有衔而无职的中下级官员可由吏部随机分配至某部或某省听候随时任用，称为候补。